

第一章 退親後知真相

紀家小姐紀雲汐近日有些鬱悶，去了京郊外的法恩寺散心。

她愛崗敬業養了三年的潛力股大腿跑了，這一波，血本無歸。

三年，養條狗都養熟了！

紀雲汐上輩子是搞風險投資的，項目失敗的話都要找找原因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可問題是，她這回實在是想不太明白。

李、紀、楊、許是大瑜朝最為顯赫的世家權貴，其中李、紀兩家風光最盛，楊、許勢頭已衰，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反正這朝野大大小小一半以上官員，都和這四家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。

紀雲汐養跑了的那條大腿便是楊家二公子楊衛添，文韜武略算不上差，臉長得也還行，謙謙公子，溫潤如玉，但每樣都不拔尖，在人傑輩出、俊男靚女遍地的上京城不是很出名，各種條件算下來，根本配不上紀雲汐。

紀雲汐是誰？

紀家嫡出的三小姐，雖父母已逝，但大哥清遠侯年紀不大，便已是手握實權的吏部尚書，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、考課、升降、勳封、調動等事務。

而且清遠侯還是太子最信任的人，從小和太子一起長大，關係賤好，往後太子繼位，清遠侯必定平步青雲，朝野上下誰不敬個三分？

且不說紀雲汐的其他兄長個個都大有前途，未來可期，就憑紀雲汐那臉、那身段，上京城中多得是想娶紀雲汐的公子哥。

可三年前，紀雲汐偏偏選了中規中矩的楊衛添，和楊衛添定了親事。

再過幾月，等開了春便是紀楊兩人的大喜之日，但在三日前，楊衛添親自來退了和紀雲汐的親事。

原因是——他有了心愛的女人。

人是紀雲汐自己挑的，她口味比較特別，挑男人先挑腦子。

戀愛腦、得過且過、閒雲野鶴志不在朝野、傻不拉嘅之類的一定不要，最好心裡就想著搞錢搞權，往死裡搞那種。

紀雲汐就愛富貴，她好日子過慣了，不想再過沒錢的生活，所以她挑的人她自己心裡有數，這楊衛添就不是會被情情愛愛羈絆的人，人家心機挺深、懂得隱藏，心裡有大志，不像她那些兄長們，個個看著獨當一面冰雪聰明，但切了皮、剝了心才發現個個都是大雪梨，又白又甜，被她賣了還在幫她數錢。

在這吃人不吐骨頭的朝野裡混，紀雲汐常常發愁，生怕一個不小心紀家就涼了。大瑜朝雖民風開放，但女子依舊不得為官，而且她擅長的是搞投資，不擅長搞權，再說了，術業有專攻，所以她也沒這想法。

她就想從事老本行，挑支潛力股，結果這潛力股來退了婚，說是為了愛情？

愛情個屁！紀雲汐半點不信。

果不其然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事情從一開始就沒這麼簡單。

穿到這個世界十五年，紀雲汐才真正明白，她不是普通的穿越，而是穿書。

她穿進了《五皇子》這本書裡。

書中，男主五皇子和太子爭奪帝位。太子名正言順，皇后李氏一族更是權傾朝野，五皇子蟄伏多年，設的第一盤棋便是與李氏最交好的紀家。

三年前，紀雲汐與楊衛添結親後，五皇子便拉攏了楊衛添，設下了這三年後的局。按書中發展，楊衛添和紀雲汐解除婚事後，紀家也沒怎麼放在心上。

一是，紀家家大業大，他們根本不愁紀雲汐嫁不出去；二是，大瑜朝女子十五及笄，參與選秀的秀女年齡在十二與十七之間，但是幾月前皇帝下旨延了來年三年一次的大選。

故而紀家根本不急，他們有一年的時間為紀雲汐慢慢挑夫婿，結果退親一個月後，宮裡再下旨意，選秀不再延期，照常進行。

紀家被打了個措手不及，無親事在身，年十五的紀雲汐被迫參與選秀。

一選便中，一中便承了恩寵，沒過多久就有了孕，誕下了皇子。

自然而然成為了皇后的眼中釘肉中刺，原本一個陣營的李紀兩家就此成了死對頭。

紀雲汐慘死宮中，紀家滿門抄斬，太子一族也傷了元氣。

鶴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。

五皇子最終登上了帝位，而紀雲汐，紀家，不過是男主登帝的墊腳石罷了。

退親第四日，想明白的紀雲汐從法恩寺回府，而這事也已傳遍整個上京城。

百姓們嗑著瓜子，八著卦。

「你說這楊二公子為何退親？那可是紀家小姐！」

「聽說是為了心上人。」

「這心上人得美成什麼樣，那楊二才捨得退親啊？紀家小姐可是出了名的貌美，家世更是不得了，她當初和楊二訂親的時候，我覺得她要麼眼瞎，要麼被楊家下了降頭。」

「哎呀呀，你們懂什麼？紀家小姐那派頭可不是男人消受得起的，聽說穿要穿最好的，吃要吃最好的，什麼都要用最好的。而且氣性大，男子娶她哪是娶妻，分明是娶了個菩薩在家供著，要我我也退親！」

「誰說不是？上京城最負盛名的幾家小姐就紀三娘品性最差。」有個尖嘴猴腮的男子呸了聲，「你們是沒見過那紀三娘，一副高高在上、誰都看不起的嘴臉，也不想想，如果沒她兄長，她一個女子啥都不是，有什麼好得意的？誰娶她誰倒楣，這楊二公子是個有大福氣的。」

各府小姐們也在幸災樂禍——

「那楊二的心上人到底是誰？」

「聽說是楊家的表小姐，人在丹郡長大。」

「沒聽過，應該也就那樣。沒想到，紀三居然輸給了名不見經傳的表小姐。」

「這紀三看男人的眼光真真不行，妳說那楊二也就那樣，結果紀三把人當個寶，這三年來，她朝楊家送了多少好東西？結果……噴噴。」

「眼光不好就該自己受著，說實話，我真是好奇她接下來挑的又是哪家公子？」

「哈哈哈，別又是哪個犄角旮旯出來的少爺。」

聞言，小姐們笑倒了一片。

這些風言風語傳進了貼身丫鬟寶福的耳裡，她生得福氣，臉圓腰寬，不是個能藏話的。

她和另外一個貼身丫鬟晚香一起將紀雲汐扶下馬車，邊扶邊罵道：「又來了又來了，他們都沒見過小姐，就說小姐氣性大，說小姐不好相處、看不起人！這些人真是閒得祖宗墳上都長了三里草，怎麼清都清不完，活該他們一輩子倒楣，一輩子都賺不到銀兩，一輩子只能吃糟糠醃菜！」

聞言，紀雲汐朝寶福輕瞥了一眼，但也沒說什麼，不急不慢地朝府裡走去。

而這一眼若是讓旁人看到，必定又會覺得紀雲汐是狗眼看人低。

紀雲汐這一張臉生得雍容華貴，眼角天生上挑，看人的時候總讓旁人覺得她不好相與，加上她這一身用錢堆出來的富麗堂皇，以及紀家從小用權勢養出來的貴氣，赫然就是一朵人間富貴花。

用現代的說法就是，一張高級厭世臉，加上全身上下的高奢派頭。

但紀雲汐真沒那個意思，她那眼還帶著點寵溺。

她對這兩個貼身丫鬟，晚香、寶福可是好到了極點，惹得全府上上下下誰不羨慕？

但沒辦法，這兩個丫鬟紀雲汐很難不喜歡。

試問，你會不喜歡吉祥物嗎？這吉祥物還象徵著你想暴富的美好願望那種。

見寶福還氣呼呼的，紀雲汐伸手輕輕摸了摸她的頭，「別氣了，有什麼好氣的呢。」

寶福很委屈，「可是大家都在罵小姐，但錯的明明不是小姐！而且平常就和小姐不對盤的那些姑娘們，肯定又在背後偷偷笑小姐了。」

「讓她們笑。」紀雲汐輕輕地聳了聳肩，眼角漫不經心的一挑，「寶福妳要知道，旁人的看法是最不緊要的了。」

寶福疑惑道：「這都不緊要，那什麼緊要呢？」

紀雲汐瑩白的指尖點了點她的額間，理所當然地道：「妳啊。」說完後，她朝寶福慈愛一笑，抬腳邁進侯府大門。

一隨從躬身道：「三姑娘，大爺和七爺在書房等您。」

紀雲汐領首，對身後的丫頭們隨口交代道：「我和兩位哥哥有事要商量，妳們不用跟著，先回房吧。」說完後，跟著隨從離開。

寶福愣愣地看著自家小姐走遠，摸了摸自己圓嘟嘟的臉，拉著小姊妹，一臉興奮的樣子，「晚香晚香，妳聽到小姐剛剛說的嗎？小姐說我重要！」

晚香一臉平靜地看著她，「我問妳，妳叫什麼？」

寶福一臉「妳是不是傻」的表情，「寶福啊。」

晚香歎了口氣，「是，妳當然重要。」說完便繞過寶福走了，留下寶福一人傻樂。

紀家書房，掛著清遠侯紀明喜親自書寫的佛經，房內點了禪香，香味悠遠。

紀雲汐進去的時候，兩名男子閒適地坐著，正在嘮家常。

看到她，大哥紀明喜便是一笑，慈眉善目地道：「雲娘到了，路上可累著了？」

「還好。」紀雲汐回。

另一名男子接過話，語氣懶懶散散的，「紀三，妳說妳有急事？什麼急事？」

「四日前，楊衛添來退婚，兩位兄長和我說強扭的瓜不甜，讓我同意退婚，日後慢慢再挑一門好親事。」紀雲汐在一旁坐下，端了盞茶，輕輕抿了一口，是上好的明前龍井。

「是，雲娘妳當時也應了。」

「紀三，妳不會要反悔吧？」

兩位兄長幾乎同時出聲。

紀雲汐先回了大哥，「是，我當時確實應了。」然後她又轉向七哥，「是，我確實要反悔。」

坐沒坐相的紀家七郎紀明雙一臉不敢置信，「紀三，妳居然執意要嫁那楊二？妳什麼都挺好，就這眼神得治治，我前不久剛認識了個江湖有名的神醫，我讓他來給妳看看眼睛？」

紀雲汐瞥了他一眼，道：「謝七哥，但我用不著，你自個兒留著吧。」然後解釋起來，「楊二我不會要了，但我不想慢慢挑，我想儘快把親事定下來，最好這個月就能成，反正越快越好吧。」

紀明喜和紀明雙均是一怔，看著自家妹妹，一時無言以對。

紀明喜承了清遠侯爵位，又是吏部尚書，在朝野也是一方大人物，見了不知多少能人異士。

紀明雙則是文韜武略樣樣精通，生得英俊瀟灑，為人又仗義，朝廷江湖一起混，擁有迷弟迷妹、好兄弟、好姊妹無數，哪裡都能吃得開，結交的人遍地開花，但每回他們都會被自家妹妹給震驚到。

剛及笄不久的大姑娘家說起自己的親事，就像說我想晚上吃雞腿一樣簡單，完全沒有一點兒羞澀，也不慎重。

他們兩人剛剛就在商量妹妹的親事，打算先把整個大瑜的青年才俊列個名單，然後從裡面一個個挑，挑的過程還得查他們的祖宗十八代，確保祖上清清白白、人品可靠，婚後不會讓他們妹妹吃虧。

這一套流程下來，少說就得小半年，結果他們妹妹剛剛怎麼說的？最好這個月就能成？還得越快越好。

這可是一輩子的大事，她紀三當雞棚裡挑雞，晚上燒雞腿？

生意場上，盈虧乃商家常事，賠本買賣紀雲汐也不是第一次做，況且從書中的結局來看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？

楊衛添身為男主五皇子的左膀右臂，在五皇子登基後任中書令，被朝野上下尊為楊相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風光無限。

但好日子沒過幾年，楊衛添便飄了，結黨營私、拉幫結派，甚至有意扶持皇子們，此乃大忌。

新帝直接將楊家端了，扶了中規中矩的吳家上去。

此後吳家長子穩坐中書令，執掌朝政，門生無數，百姓愛之，百官敬之，皇帝信

之，吳相死後，上京城百姓自發披麻戴孝一日，天下書生哀慟不已，紛紛賦詩作文悼念吳公。

這本書主角是五皇子，對這吳家著墨不多，只在最後寫了幾句，以此來側面烘托男主的知人善任。

而這吳相爺吳公，連名字也沒。

紀雲汐又輕抿了口明前龍井，輕輕將杯盞放回，她抬眸，打斷兩位兄長你一句我一句的勸阻。

「大哥，今年從地方升遷的京官按理都到了吧。」

紀明喜頷首道：「應是到了。」

大瑜朝廷官位調動每年會有一次，基本都在年底完成，以便春節過後的第一次朝會不會有缺位，也算個新氣象。

而調動之後，皇后背後的李氏家族會辦一次雪宴，其實也就是相親宴加人才宴，挑挑有沒有合適的青年才俊，有的話要不要結個親家？

大意就是——你看新年也快到了，喜上加喜，豈不更好？結不成親家，你來投靠我幫我做事，我在上京保你吃香的喝辣的也成啊，諸如此類。

紀明雙警惕道：「紀三，你問這個做什麼？剛剛我們和你說的你聽進去沒有？婚姻大事，豈可……」

「聽進去了。」紀雲汐的語氣和她念課文時沒什麼差別，「七哥，到時雪宴我和你一起去。」

白說了。紀明雙心累，捂住胸口，不想說話。

紀明喜身為大哥，穩重許多也看得開，反而很支持，「也好，雲娘你可多看看，但切記不可操之過急。婚姻一事講的是一個緣分，緣分到了自然就來了，你急也無用。」

紀雲汐頷首表示贊同，又問：「對了，哥，這次升遷的京官中可有姓吳的？」

「吳？」紀明喜想了想，「確實有那麼兩家。」

旁邊靠著榻，姿態瀟灑閒適的紀明雙聞言挑了挑眉，有些意外地看了自家妹妹一眼，「你這次眼光不算差嘛。」

紀雲汐一臉不解。

「這吳家我還挺熟的。」紀明雙坐直了些，「我和他們家大少爺認識。」

紀明喜也道：「我也有所耳聞，吳家長子吳冠山，文武雙全，小小年紀在泉州便頗受百姓推崇，名頭比他爹更盛。」

紀明雙喝了口茶，點評道：「詩詞歌賦和我比是差了點，武功倒是能和我打個平手，長得很不錯，當然，遠遠不及我。品性上佳，是個日後會疼人的。」

紀雲汐聽完嗯了一聲，「看看再說。」

紀明喜聞言也覺得挺好，便和七弟詳細聊起這吳冠山的情況。

紀雲汐不是個話多的人，她坐在一旁聽著，偶爾出出神，半晌後輕聲道：「我有點想爹娘了。」

此言一出，兩位兄長話頭一頓，安靜了下來。

紀家兩位長輩死於七年前的水患。

事發之時，紀家子女悲痛欲絕，但天災人禍，不是人力所能阻止。

那場水患死的人何其之多，活下來的人，日子總要往下過。

但如果，不是單純的天災呢？

自從這幾日在法恩寺，腦海中平白無故多了書中的劇情後，紀雲汐把那些劇情翻來覆去地研究了很多遍。

裡面都沒有提到她父母的死因，紀家在整本書裡，只是開頭引爆五皇子和太子之爭的導火線，炮灰得不能再灰，細節根本沒有交代的必要，但她直覺這事情也許沒那麼簡單。

紀明喜輕歎一口氣，起身走過來，拍了拍她的肩，道：「雲娘，妳過得開心，爹娘才會安心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紀雲汐順勢從身側掏出一張紙，遞給大哥。

紀明喜接過，問：「這是？」

「哦，這是我讓晚香她們理的單子。這三年來我給楊衛添送的布匹綢緞、佩刀佩劍、時令蔬果、小吃點心等，我都折算成銀兩了。」她輕輕轉了轉手腕上戴著的嵌珠金玉鐲，那顆成色極好的寶紅色碧璽微微閃光，襯得她膚如凝脂，「還得麻煩大哥明日退朝後交給禮部楊侍郎，請他們在三日內將銀兩給我送來。」這楊侍郎就是楊衛添的父親。

紀明喜無言片刻，一目十行掃了眼。

紀家兩位長輩年輕時便豔冠大瑜，生的這些兒女們個個也是容貌一絕，紀明喜長得雖沒有紀雲汐和紀明雙那般招人，但五官皆是不俗，加上他溫柔慈悲的心性，面如冠玉，宛如佛子。

「楊家手頭一直不富裕，這錢楊家一出，他們日子怕是會過得比較艱辛。」紀明喜道。

紀雲汐不為所動，「那些東西是給我未來夫婿的，他楊家既已不是，物歸原主不是理所當然嗎？」

開玩笑，專案既然已經夭折，吃進去的當然要給她吐回來，當她扶貧做善事啊？

紀明雙道：「紀三，我給楊衛添也送了匹馬，這個妳記上了沒？」

「你沒和我說過，你什麼時候送的？」

紀明雙閒道：「去年吧。」

紀雲汐一臉奇怪，「你不是很討厭他嗎？」

「討厭是沒錯，可誰讓妳眼瞎，我真當你們會成婚，那他不還是我妹夫？」

聞言，紀雲汐斂目道：「記上。」

紀明雙來了勁，笑了兩聲，「我讓管家來一趟。」

她想了想家裡幾個兄長大手大腳的樣子，又問：「你還送其他了嗎？」

「沒了。」紀明雙強調，「我是真的很討厭他。」

「行。」她轉而看向紀明喜，「大哥，你呢？」

紀明喜不太想為難人，「算了吧。」

「哥。」她軟了聲。

紀明喜瞬間潰敗，「我送了幾幅珍藏的畫作……」

紀雲汐馬上道：「記上。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大哥，我記得之前你有和我們說過，不應拿的不該拿，拿了易招惹禍端，所以我這也算是在幫楊家。」

都是歪理，但想想確實也有些道理。紀明喜便道：「也是，我還給楊侍郎送了幾幅好字。」

紀明雙和進來的管家交代了幾句，又道：「對了，老六那傢伙還給送了不少好酒，其他幾個也送了不少。」

她端起茶盞抿了口，「嗯，都記上。」

跟著管家一起來幫忙的小廝聞言，大著膽子問道：「大爺、七爺、三姑娘，小的之前給楊府送東西，還給他們的管事送了幾串糖葫蘆，要記上嗎？」

第二章 九年前的人

三日後，佑昌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七，大雪。

李家在別院靜雅院設宴，邀上京城大大小小的公子小姐們前來。

雪花悄無聲息落在樹枝、草叢間，綿延出一片瑩白。

院子裡梅花開得極盛，爭奇鬥豔不輸窈窕春日。

紀雲汐穿了件百蝶穿花雲緞裙，外頭披了件上好狐狸毛製成的同色大氅，渾身佩戴的首飾件件精緻非常，上好的胭脂氤氳出一張富貴花的面容，壓過這院中梅花無數。

紀明雙陪在一邊，和妹妹不同，他一向嫌華服太過繁縟，只著了件素色白衫，而且習武之人不怕冷，他連大氅都沒穿，但那張臉過於出挑，三三兩兩圍在一起的小姐們，嬌羞地別開了眼。

整個大瑜朝，就容貌這件事情上，沒有男子能爭得過紀明雙，女子也不能。

大家一致認為，紀雲汐雖美，但太過華貴，豔的太俗，反而少了她兄長的那一分蓮華容姿。

這點紀雲汐自己也是認的，她就是個俗人，平白把爹娘給的好相貌也渲染上了幾分銅臭味。

天寒地凍，靜雅院正廳生了火爐，暖意可人，但大多數的公子小姐還是更喜歡打著傘在院子裡走動，賞賞梅、看看雪、聊聊天。

紀雲汐捂著精緻小巧的暖手爐，站在廊下，單刀直入地問：「哪位是吳冠山？」

紀明雙恨鐵不成鋼地道：「紀三，靜雅院的雪景不可多見，妳就不能先好生欣賞一番嗎？」

「哦。」

他繼續說妹妹，「妳怎麼就這麼急著嫁人？我們幾個當兄長的，在家委屈妳了？」

「沒有，你們待我都極好。」

她一邊隨口應付哥哥，一雙眼緩緩看過這院子裡的公子哥們，忽然間目光一凝。

紀雲汐看到了一雙手，那雙手同樣捂著個暖手爐，只是暖手爐很是粗糙，也不小巧，看起來就很笨重。

不過那手過分的好看，十指修長、骨節分明，如若活在現代，這人靠這雙手做個手模也能房車不愁、衣食無憂，但最重要的是，這人右手無名指和小拇指間，有一道細細的疤痕，形狀有點像殘月。

紀雲汐非常肯定，她見過這印記。

六歲那年，她被人販子拐走，同一條船上有很多孩子，不聽話的會被打得很慘，她自然表現得很聽話，但會跟著孩子們掉幾滴眼淚，以寬賊人之心。

她發現，孩子中個頭最高的男娃看起來懦弱又害怕，眼淚說掉就掉，非常能哭，簡直白長這麼高個。

後來船到岸，賊人把孩子們裝進車中送往未知之地。

然而就在路上，半夜三更、人人昏昏欲睡之際，那男孩忽地出手，以雷霆之姿殺了隨行的幾個賊人。

他心態很穩，出手極準，下手賊狠，明顯是從小學武的身段，心性也非常人所能及。

紀雲汐以為終於得救了。

結果男孩殺了人，卻沒打算管剩下的孩子們，甚至沒給他們解綁就欲離開。

紀雲汐不是真的小孩，早想辦法偷偷鬆了自己的繩子。

她跑過去，死死抓著男孩和對方談條件——他帶她平安離開，她給他黃金千兩。

紀雲汐現在還能清清楚楚記得當時男孩的表情。

他就笑了一下，普通又真誠的笑，就是大街上普普通通那些男孩子的笑。

紀雲汐覺得穩了，結果她被劈暈了，醒來之後，她已躺在舒適柔軟的榻上。

母親告訴她，有人給當地縣令送信，告知他們所在方位。

紀雲汐想，這男孩人倒也不賴。

但後來她發現，她想盡各種辦法瞞過人販子，最終妥當藏在襪子裡的一顆上好瑪瑙和一千兩銀票沒了，可暈前明明還在。

你大爺的！

這時，紀明雙朝不遠處一指，示意她看，「那就是吳冠山。」

思緒被拉回，紀雲汐下意識朝七哥指的方位看去。

院子裡的梅亭中，或站或坐圍著一群人，邊等煮著的梅花酒邊說笑。

這些人大部分紀雲汐都認識，半數以上皆是上京城長大的世家子，都在同一個圈子混，不會面生，唯獨有一個挺亮眼的男子她沒見過。

那男子生得豐神俊秀，行為舉止透著一股武將之風，人看著挺自來熟，和這些今日剛結識的世家子們處得不錯。

紀雲汐上輩子在投資界混了十年，期間經手無數專案，見過形形色色的人，經驗練就的直覺告訴她，這吳冠山不是她要找的那位穩坐三朝元老，受萬人敬仰的吳相爺。

這孩子看著就熱心仗義，沒啥花花心腸，而能坐那個位子的人，心腸繞不成山路

十八彎是坐不穩的。

紀明雙雙手環胸，朝一旁雕花的廊柱閒閒一靠，道：「怎麼樣，比那楊二好吧？」

「嗯，不錯。」紀雲汐頷首。

她心下有了判斷，便不再關注那吳冠山，重新看向先前看的地方。

和小時候一樣，這人明顯比同齡人高一頭，身段頎長，像林中蒼翠挺拔的松柏。

只是可惜了這身段，這人長得很普通，單眼皮、平平常常的鼻子和嘴巴，就像粗茶淡飯，不醜，但也說不上帥，不過皮膚倒是不錯，還挺白的。

他跟在一名男子身側，顯得非常謹小慎微，一臉生怕犯錯的樣子。

紀雲汐纖長濃密的睫毛微微顫動，忽而輕輕笑了一下。

紀明雙一看，「不會吧，妳這就看上了？雖然吳兄不錯，但也不是最好的選擇，妳大可再多看幾個，多挑挑。」

紀雲汐收了笑，抬手，保養得極好的指尖往那處點了點，問：「七哥，那是誰？」

紀明雙一臉莫名地看過去，他辨認了一下，須臾，心中瞬間警鐘大作，「妳又想如何？」

「就問問。」

他一臉不信，「妳看中的到底是哪個吳家？紀三，妳莫不是故意誤導我和兄長，借想認識冠山兄的名義，騙我陪妳來參加這雪宴吧？」

紀雲汐挑眉，一雙眼因為生了興致而熠熠生輝，「那家也姓吳？」

紀明雙雖然不想說，但他清楚自家妹妹想知道的事情一定會想辦法知道，而且最後一定會知道的性子，還是開口給她介紹了，「這是剛上任的工部員外郎吳齊的二公子。」

紀雲汐嗯了一聲，「我問的不是他，是旁邊比他高的那位。」

紀明雙變靠為站，仔細看了一會兒，「沒見過也沒聽過。」他思忖了一下，猜測道：「不過很可能是吳家大公子，叫什麼吳惟安的樣子？這吳齊娶了兩位夫人，先頭那位在大公子出生時人便沒了，後來又再娶了一位，先夫人只留下這麼個血脈，聽說從小體弱，腦子笨拙，幹什麼都不行，家裡不太看重他，就當養個閒人。」

「吳、惟、安。」紀雲汐輕聲將名字念了一遍，接著抬眸，看著那小心翼翼跟在弟弟旁邊亦步亦趨的男子，發自內心地一笑，「挺好，不錯。」

聞言，紀明雙一臉不解。

「哎，明雙兄，快來嘗嘗這剛煮好的梅花酒！」

「明雙兄，聽冠山兄說你們早年曾一起在泉州海域剿過海匪？」

「明雙兄，這是發生何事了？」

「明雙？」

紀明雙經過梅亭，亭裡的世家子們熱情的召喚他同飲梅花酒。

紀明雙這人，從小就愛遊歷四方，見識極多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大家都愛與他結交，畢竟好看、有趣、會玩又懂得多的人，誰不喜歡呢？

但現下，紀明雙臉色極冷，襯得那張神顏都泛著寒霜，抿著薄唇一言不發。院子裡的公子小姐們不由噤言，都側目看了過去。

只見紀明雙走到一棵梅花樹下，那梅花樹下站著四五名男子，都是這次從地方調上來的官家少爺。

少爺們剛到上京城，人生地不熟，也沒啥出眾的才能，和世家子們混不到一起，也就自己扎堆湊個熱鬧。

他們都知道紀明雙是誰，看見對方過來，連忙作揖。

「紀七公子。」

「七公子好。」

紀明雙一雙星目直直射向角落裡那人，那人愣了愣，還有些瑟縮地往弟弟身側靠了靠。

見狀，紀明雙差點沒一口血噴出來。

長相身世他就不說了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和他紀家差了十萬八千里，但這品性、這氣質……差到沒邊了！

一個大男人，怯懦得和姑娘家一樣，他後院養的烏龜都比這吳家大公子有氣勢，甚至還不如那楊衛添呢！

紀明雙很想走人，但紀雲汐那傢伙是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主，哥哥們不幫忙，她自己也有的是辦法，而且都是更驚天地泣鬼神的辦法。

能怎麼辦啊？

紀明雙氣到極致反而平靜了。

他和其他幾位點頭致意，然後看向也許、可能是未來妹夫的人，「惟安兄？」

吳惟安聲音很小，幾乎都要聽不見，「紀七公子，您有何事？」

紀明雙開始想念楊衛添，「能否借一步說話？」

吳惟安看一眼旁邊有些傻眼的弟弟，有些躊躇，「這、這……」

吳惟寧忙站了出來，「紀七公子，您找家兄可是有什麼事？兄長不太善於與人交談，有事您可和在下說。」

紀明雙閉了閉眼，懶得多說，拉上人就走。

吳惟寧一驚，欲出來阻攔，可吳惟安輕輕掃了對方一眼，而後蒼白著一張臉，敢怒不敢言地順著紀明雙的力道，離開了庭院，消失在眾人的視線中。

眾人一下子就炸了，彷彿一滴水濺進了油鍋，臥槽聲此起彼伏。

「噫吁戲！噫吁戲！」

吳冠山一臉茫然，「你們都在噫吁戲什麼？到底發生了何事？這人是誰？為何惹得明雙兄不快？」

「冠山兄，你剛來上京城，所以你不知道。」

「你剛剛瞧見了明雙陪著的女子了嗎？」

吳冠山點頭，還怪不好意思的，「瞧見了，應是明雙兄的妹妹，紀家三姑娘吧。」

「沒錯！三姑娘已不在廊下，明雙兄來請那家公子，就說明那公子是三姑娘想見。」

「這一幕似曾相識啊。」

「依稀記得三年前的荷花宴，那楊二也是被紀七請走的。」
「而後不過幾日，兩家便結了親事。」
「紀家三姑娘真的，挑夫婿的眼光不太……」
「紀家幾位兄長就不管管？」
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紀家那些兄長把三姑娘寵得和什麼似的。」
「唉，家父所言果真不假，寵之則害之啊。」
「你這話別在明雙兄跟前說。」
「我知道，我心裡有數。」

紀明雙把吳惟安帶到偏廳後便被請了出去，他坐在不遠處的階前，寒風呼嘯而過，雪花落滿肩頭。

他輕歎一聲，那楊衛添真的挺好的，這吳惟安定然不能讓他當紀家的女婿，否則任由妹妹這般胡鬧下去，他幾乎可以預見妹妹此後悲涼又淒慘的一生。

他得想想辦法！

房外，紀明雙在想辦法。

房內，紀雲汐在煮茶。

偏廳裡生著火爐，暖意十足，紀雲汐坐在几案之後，吳惟安低著頭縮在門邊，神色惴惴不安。

兩人一時之間都沒說話。

煮茶用的水是丫鬟們採的梅間雪水，剛沸，水咕嚕咕嚕的響。

紀雲汐伸手，將沸水倒入上好的紫砂壺中，不過須臾，茶香便溢了出來。

她斟好茶，抬頭看向門邊那人，打了個招呼，「好久不見。」

吳惟安不安的臉上露出幾分恰到好處的疑惑與迷茫。

紀雲汐端起杯盞，抿了一口，品了品對方的表情，心想還真不錯，在現代可以當個實力派影帝了。

「九年過去，吳公子的戲唱得越發好了。」

聞言，吳惟安看向紀雲汐，她一臉平靜地回望。

半晌後，吳惟安笑了笑，而後儀態從容地在几案一邊坐下，語氣非常真誠，「難得，三姑娘還認得我。」

和聰明人打交道就是舒服，省掉了「啊妳在說什麼我聽不懂，我不知道、我不是，妳是不是認錯了……」之類掩耳盜鈴般，純粹浪費時間毫無意義的周旋。

紀雲汐唇角微揚，意有所指地道：「公子風姿，如何敢忘？」

「三姑娘言重了，在下不過無能之人，何來風姿？」吳惟安謙虛一笑，隨手端起茶盞，喝了口，微微一頓，眉間輕挑，然後他又再喝了一口。

這是上好的銀葉翠尖，南方進貢的貢品，皇帝賞了些給太子，太子自己留了點，然後給母家李氏和好朋友家紀氏都送了些。

今日紀雲汐來做客，李家人聽說她想煮茶，特地拿來招待。

有價無市的好東西，在外頭可喝不到。

紀雲汐靜靜看著，懶得客套，開門見山地道：「瑪瑙和一千兩銀票是你拿的嗎？」

吳惟安將空了的茶盞放下，「三姑娘怎麼認出我的？」

那張雍容華豔的臉沒什麼表情，只是看著他，沒回答。

吳惟安並沒有回望她的視線，他伸手拿了紫砂壺，一手伸過几案，一手輕扶衣袖，先給她只抿了口的茶盞裡添了點茶水，而後才給自己添新茶。

一番舉動行如流水，態度還帶著幾分謙和。

當然，他也沒開口就是了。

這是無聲的較量，但兩人都清楚，先暴露需求的是她紀雲汐。

紀雲汐伸手，指腹輕輕摩挲茶盞，茶盞由上好的和闐玉製成，入手細膩，宛如少女的肌膚，裡邊水溫剛好，觸之帶著熨人的暖意。

行吧。她下巴輕抬，道：「殘月疤痕。」

吳惟安微微愣，低頭看了眼右手食指和小拇指間的傷痕。

這疤痕痕跡其實不大，小小一條，隨著歲月流逝還淡了不少，且他從小練武，全身上上下下傷痕太多，他甚至都忘了這處是怎麼留下的。

吳惟安頷首道：「是我拿的。」

紀雲汐嗯了聲，端著茶盞淺淺飲了口，「公子可有婚配？」

吳惟安微微訝異，但絲毫不驚，輕笑了一下，「尚未。」

她放下茶盞，一雙明亮清醒的眼不帶任何羞澀，徑直看向他，「哦，那你看我如何？」

他收了笑意，看著她道：「在下恐怕配不上三姑娘。」

紀雲汐很直接地道：「你配得上。」

他輕點几案，「我配不上，謝姑娘抬愛。」

拒絕兩次，看來這門生意確實不太好做。紀雲汐垂眸，拋出誘餌，「紀家可幫你。」

他有一下沒一下轉著手中茶盞，神情依舊謙和，「不用，我從未想過一步登天。」

聞言，紀雲汐眼角一挑，「你拒絕我，不怕我做什麼？」

吳惟安一聽就笑了，「三姑娘大可一試。」

紀雲汐輕歎一口氣，「這親事今日是談不成了？」

「回三姑娘，是。」

「那你走吧。」

他起身朝紀雲汐作了一揖，禮節周到無可挑剔，接著步伐輕盈地出了偏廳，只是剛走出那扇門，人還是那個人，氣質卻已經變了。

紀雲汐一臉平靜地繼續喝茶，她喝的很慢，一小口接著一小口，心裡卻不停盤算著。

這個項目不太好做，哪怕她手裡握有足夠吸引人的資本和平臺，但絕佳的專案，被投資人都不太願意受制於人，更喜歡自己絕對控股，不願意接受她的資本投入。這是人之常情，不過問題不大，越難纏的被投資人她越喜歡，畢竟越難纏，說明項目越好，後續回報越高。

紀雲汐沒什麼愛好，就愛高回報。

吳惟安剛走沒多久，紀明雙便進來了，「我不管你們談了什麼，談得如何，但這次婚事你不可再胡鬧。」

她望著面前兄長擔心的面容，帶著幾分無奈的語氣，「七哥，請你放心，我自己的婚事我不會胡鬧，我心裡有數。」

紀明雙呵呵兩聲，「你三年前也和我們說你心中有數，可結果呢？」

「人都有看走眼的時候。」

紀明雙都想哭了，「你還知道你看走眼了？」

三年前，他和家裡的兄長們勸了她多少回，可有哪回她聽進去了？

「我當然知道。」紀雲汐斂目，認真道：「但這次不會了。」

紀明雙眉一挑，還有這次？

她真心讚道：「吳家大公子真的滿不錯。」

慘了。紀明雙心中如是想。

目的既已達成，紀雲汐也不太想留下，便道：「七哥，我先回府，你……」

「我和你一道回去。」他要第一時間回去與大哥相商。

家裡其他幾個兄弟都有事離京，還沒回來，紀三狡詐得很，大哥一人不是她的對手，很容易幾句話就被妹妹糊弄了，他得在一旁看著，時刻讓大哥堅定立場，否則一切玩完。

紀雲汐點了點頭。

紀明雙交代她，「你先在廊下等我一會兒，我和你李家哥哥說一聲我們先回就來。」

紀雲汐這會倒是很乖，「好。」

第三章 表妹幫出頭

廊下，晚香和寶福跟在一旁。

院中眾人時不時就看一眼等人的紀雲汐，眼中八卦之色怎麼藏都藏不住。

紀雲汐一臉無所謂，她大大方方地看著吳惟安。

吳惟安依舊跟在他二弟身側，整個人看起來更加怯懦了幾分，根本不敢回望紀雲汐的視線，手裡依舊捧著他那個又醜又笨重的暖手爐。

紀雲汐想了想，抬腿邁出廊下。

晚香如魅影般跟在身側打傘，傘拿得穩穩妥妥，半點不晃蕩。

寶福生得福氣，身姿沒有晚香那般靈活，慢半步的跟著。

院中公子小姐們看似都在聊自己的天，但目光總若有若無地追著紀雲汐的身影。

這紀三姑娘在上京城從小便很出名，不過倒不是因為容貌，她雖美，但美得太俗，氣質比她出挑的女子不少，而是因為她的行事作風。

說白了，就是她做的事，在這些公子小姐看來都很奇葩，很不可思議，換做是他們，他們是不敢做的，生怕被人笑了去。

但紀三不怕人笑，她無所謂，而她越無所謂，大家就反而越關注她。

寶福對目光很敏感，一路跟著自家小姐，一邊狠狠瞪回去。

她就看不慣這些公子小姐，一個個成天不做正事，閒得發慌，有事沒事圍在一起

嘰哩呱啦對她家小姐評頭論足。

寶福自然和紀雲汐抗議過，問小姐有沒有什麼辦法讓大家閉嘴，畢竟小姐聰明，辦法多著。

但小姐卻一臉莫名其妙地問她，為什麼要讓大家閉嘴？還說什麼流量，日後說不定還能什麼什麼的……反正她聽不懂。

前頭小姐停了下來，寶福跟著停下，努力用自己福氣的身姿擋住紀雲汐的背影。雪下得似乎大了一些，一朵接著一朵從天際落下，碰到傘面時凝結在一起，結成了冰霜。

傘下的貴家之女華豔逼人，從頭到腳無一處不奢侈。

吳惟寧望著面前這排場，再感受了一下身後躲著的大哥，眼前黑了黑，很想就地暈倒。

他今日怕是水逆。

吳惟寧掐了把大腿，靈臺清明了幾分。他作揖，為避嫌，他目光落在紀雲汐身後的梅花梢上，「紀三姑娘好，紀三姑娘可是有事？」

紀雲汐愛屋及烏，自認為親切地看著他，「我找你家兄長，你能讓讓嗎？」

風呼嘯而過，洋洋灑灑的雪花隨風搖擺，繞過傘面，飄進傘裡，落在男子粗製濫造的大氅上。

吳惟安一手捏著自家弟弟交接過來的傘柄，一手捧著笨重的暖手爐，低垂著頭，根本不敢看紀雲汐，整個人微微顫抖。

紀雲汐攏了攏大氅，關心道：「公子可覺得冷？」

吳惟安偏過頭，極快地看了旁邊的吳惟寧一眼，又飛速低下了頭。

吳惟寧凍得臉頰通紅，見狀又朝紀雲汐一揖，「家兄從小不善與人交談，還請三姑娘勿怪罪。」

「哦。」紀雲汐點頭，表示明白，從善如流地問吳惟寧，「那你兄長可冷？」

吳惟寧想哭了，但還是恭謹地幫著回道：「家兄身子不好，從小畏寒。」

「這樣。」紀雲汐懂了，將手裡精緻華麗的暖手爐遞給一旁的寶福。

寶福接過，大步上前，停在吳惟安前頭。

吳惟安看了一眼，忙低頭，又往弟弟那邊縮。

寶福繃著臉，不由分說地將吳惟安手頭的醜暖手爐拿走。

吳惟安空了的手，保持著五指抓拿的姿勢，呆懸著。

寶福看了看，把紀雲汐的暖手爐塞了進去。

入手觸感溫暖如春，還帶著一絲女子的香豔，當然，最令人心動的是上邊綴著的數顆翡翠玉石。

吳惟安下意識抓緊。

紀雲汐雙眸清明，對他說：「我這個暖一些。」

吳惟安一副像是被強迫的樣子，不敢拒絕，聲音細弱，「謝、謝三、三姑娘。」

「公子客氣。」紀雲汐就是過來送個禮，送完就打算走了，畢竟是真的冷。

這群世家子弟平日裡好日子過慣了，溫暖如春的屋子裡待不住，就喜歡出來吹吹

寒風吟詩作對，有病。

可她還沒轉身，身後便傳來一個細弱的女聲，「是、是紀三姑娘嗎？」

語氣和吳惟安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

紀雲汐轉身看去，來人是一名身材纖弱的女子，冬雪中穿著一襲青綠色的衣裙，襯得一張秀氣的臉柔弱動人，但她沒見過。

寶福問：「我家小姐確是紀家三姑娘，妳又是何人？」

女子朝紀雲汐福了福身，「三姑娘，妾身乃丹郡柳依輕。」

哦豁！旁邊看戲的知情小姐一聽見就小聲激動道：「丹郡柳依輕？是楊衛添要娶的那位！」

寶福對上京城的八卦瞭若指掌，聞言，她臉色瞬間變得不好，生怕對方是來炫耀的，「我家小姐有事要回府了。」

潛臺詞就是妳滾吧，沒時間理妳。

可這柳依輕明顯一副有話要說，不會輕易讓她們離開的樣子。

紀雲汐一向不是怕事的人，她非但沒順從寶福的意思離開，反而開口問道：「妳找我有事？」

柳依輕又福了福身，「是，問三姑娘安。妾身冒昧來找您，實在是無奈之舉，衛添哥哥退婚之事確是楊家的不對，妾身在這給三姑娘請罪了，還請三姑娘勿怪罪衛添哥哥，都是妾身不好……」

暖手爐給了優質潛力股，紀雲汐更冷了，當下便打斷對方，「說正事。」

柳依輕一頓，臉色白了白，「三姑娘前頭對衛添哥哥、對楊家的好有目共睹，楊家心中感恩……」

紀雲汐有些累，「我說了，說正事。」

怎麼好好說話就這麼難呢？非得扯來扯去說一大堆，很浪費時間啊妹妹。

她面色有些不耐，又是不好相與的長相，這下便顯得更咄咄逼人幾分，再加上她的嗓音也不是嬌弱柔媚那一掛，音色微冷，讓人看起來就像是她在單方面欺負人家。

柳依輕面色很為難，身姿在這風雪之中看著更纖細了幾分，怪招人疼的。

「三姑娘這三年來給衛添哥哥、給楊家送的各樣物件，楊家定然都會歸還。只是三姑娘有所不知，家裡長輩心善，這些年施粥布善花了不少銀錢，妾身聽聞三姑娘品性高潔，姑娘定然也能理解，且楊家長輩清廉……」

紀雲汐聽懂了，幫對方總結目的，「妳今日找我，是為了我讓楊家還錢的事？」

柳依輕一窒，不想把話說死，「是也不是……」

「那到底是還是不是？」

柳依輕看著都快要哭了，「請三姑娘息怒，妾身沒有別的意思，妾身只是看家中為難，所以今日見到三姑娘便忍不住說了這些話。退婚一事確實是楊家不對，楊家這些年給三姑娘送的一些小玩意還請三姑娘笑納，紀家便不用還了，至於三姑娘給楊家送的，衛添哥哥都會想辦法還上。」說完，她停了停，似乎在等紀雲汐回答。

寶福聽了忍不住大聲嘀咕，「就送那幾件寒碜的髮簪啊？小姐可一次都沒戴過，誰稀罕。」

柳依輕輕聲道：「確實不是什麼值錢的玩意，但都是衛添哥哥的一片心意，就像紀府送的糖葫蘆，楊家也銘記在心。」

紀雲汐頷首道：「如此，便多謝了。」

柳依輕一窒。

「妳的意思我聽明白了。」紀雲汐雙手縮進大氅之中，覺得還是速戰速決吧，「楊家先祖名滿天下，這錢，楊家定然不會虧欠我紀家，會還的，沒錯吧？」

柳依輕點頭，「自然會還，只是……」

「那便好，既然如此，姑娘何必找我？」

「三姑娘，實在是……」

「哦，想起來了。」紀雲汐抬眸，打斷她，「妳剛剛說了什麼家中為難，是指這錢數目有些大，楊家一時半會拿不出來，是嗎？」

柳依輕覺得這話不太好回，可不回更不可，「是，不過……」

「沒事。」紀雲汐客氣道：「妳早說便是。原本是讓你們三日湊齊，既然如此，我寬限你們幾日，七日湊齊吧。」

聞言，柳依輕的臉，比這雪更加白了。

正巧不遠處紀明雙走了過來。

紀雲汐打斷說話堪比裹腳布的柳依輕，「我還有些事要先回府，柳姑娘不必謝我，憑我們兩家的交情，用不著客氣。」

話音一落她便走了，態度坦坦蕩蕩，全然不顧這一幕發生後，上京城又會編排她紀雲汐什麼。

後邊，縮在二弟身側的吳惟安輕輕掂了掂手裡的暖手爐，心想著，看樣子不是白送的，可能要還。

紀雲汐兄妹倆回到清遠侯府不久，紀明喜也回了，還帶回來一萬兩白銀。

今日剛好是楊家還錢的第三日，下朝後，楊侍郎當著百官的面親自交給紀明喜。

紀明雙奇怪地道：「楊家不是說要七日才能還清？」

紀明喜一聽更覺得奇怪了，「啊，楊家何時說的？楊侍郎下朝後便給我了，未曾拖欠半分，還說衛添給雲娘的便不用還了，讓雲娘好生收著。」

「雪宴上，楊衛添那未過門的妻子找紀三說的。」紀明雙搖頭，心想楊家做事怎麼亂七八糟的。

紀明喜想了想，「怕是未來兒媳愛家心切，體貼楊家吧。」

放屁！這是要在世家子弟和百官的圈中壞他們紀家的名聲，看看，紀家多小氣，給出去的最後都是要收回的，而且重點怕是想阻撓她紀雲汐找夫婿。

提醒各家，你們若是為了錢財想與紀家結親，那得注意了，紀家可精明著，一點虧都不讓占，你們娶紀雲汐，怕最後連一個子兒都撈不著。

現在五皇子一黨，一點都不想她定下夫家，他們等著一個月後她入選秀名單，進宮與皇后互相殘殺。

用心著實險惡，也應是楊衛添接招拆招的小把戲。

紀明喜對紀雲汐道：「雲娘，既已如此，我們不如把衛添送的那些還給他們吧。」

紀雲汐揚眉問道：「為何？是楊家違約在先。」

紀明雙也覺得該還，不過出發點和大哥南轔北轍，「楊衛添送的，妳不嫌噁心我嫌噁心！妳還給他，哥給妳買最好的。」

她搖頭道：「不，我不嫌。」

紀明雙看不上這些破髮簪，道：「可那些髮簪妳又不戴。」

「沒事，放著。」

這也是錢，以後總能用得上，何況幹麼和錢過不去？錢到兜裡就是真的，管他是誰送的。

紀雲汐坐下，喝了口婢女剛沏上來的熱茶，便道：「大哥，我要嫁吳家長子。」

「咳咳咳——」紀明雙一口茶直接嗆住了。

紀明喜也嗆了兩聲，「咳咳，這、冠山這孩子，雲娘妳一眼就相中了嗎？」

紀雲汐看了紀明雙一眼，「不是，是另一家長子，吳惟安。」

紀明喜放下茶盞，一臉不解，怎麼就換了？

他想了想，問：「平江調過來的，工部員外郎吳大人家的長子？」

「是。我看他極好……」

緩過來的紀明雙打斷她的話，諷道：「哪裡好？見人就戰戰兢兢，連話都說不利索的好？長相平平的好？不通四書五經的好？家裡長輩只是個小小的從六品侍郎的好？」

紀雲汐提醒道：「七哥，你現在無官位在身。」

紀明雙冷笑道：「明年科舉妳且看著。更何況，那吳大人今年幾歲？能和我比？」

他們一個小小的吳家，如此寒磣，哪裡配得上？」

聞言，紀明喜斥道：「明雙，不可嫌貧愛富。」

紀雲汐附和，「就是。」

紀明雙回道：「大哥，我紀明雙的朋友，上至皇家貴族，下至乞丐走卒，我從未嫌棄過，皆以誠心相待，但在她紀三的婚事上，我就嫌貧愛富了！況且那吳惟安真的不行，大哥你一看便知，完全是扶不起的阿斗，我看我們家那糖葫蘆小廝日後都比他有出息。」

紀雲汐抿了抿唇，低頭看著鞋面不語。

她知道七哥是為她好，但吳惟安日後真的很有出息。

紀明喜思忖片刻，勸道：「雲娘，妳七哥的眼光向來不錯。他既說那吳家公子不行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這樣吧，趕明兒我讓吳大人帶家裡公子來府上見見，況且吳家剛到上京沒幾日，各方面都需要安頓，想必也沒那麼快就能定下親事。好事多磨，先不必急於一時，雲娘，妳說呢？」

「太慢了。」紀雲汐站了起來，「我請媒婆過來了，一會兒就去吳家提親吧。」

說完，她就轉身快步離開。

被她的話驚嚇到，紀明雙好一陣子才回神大怒道：「紀三，妳給我站住！」說著當即便追了上去。

紀明喜聽著屋外兄妹倆你一句我一句的罵戰，長長地歎了口氣，決定還是先喝口茶壓壓驚。

吳家到上京城不過十日，在臨近城門口的新昌坊租了間宅子。

這宅子還是家中管事樞樞搜搜挑了很久才挑好的，剛好滿足全家住房問題，一間都多不出來，更離譜的是，家中大少爺都只能和下人一起住在後頭的偏院。

吳惟安的房間倒不算小，但裡頭各樣傢俱都泛著股貧窮寒酸的氣息。

只能滿足基本生存問題，無法滿足審美需要。

家中十幾口人，下人只有四個，一人洗衣，一人做飯，一人打掃，剩下管事一人，得做除上述外的其他事情。

這會兒，年近五十的圓臉管事帶了個人進來，「公子，人已到了。」說完後把來人一丟，關上門便走了。

吳家生不起炭火，房內凍得彷彿冰窖，吳惟安裹著被子坐在木凳上喝涼水。

來人約花甲之年，頭髮花白，但精神頭很足。

「阿嚏！」老人裹了裹身上的大氅，「你這屋裡好冷。」

吳惟安面色如常地從被子裡伸出一隻手，搭在桌上，「最近缺了點銀兩……」

「我沒錢，能借你都借了。」老人打斷他，自己拉了個凳子坐下，皺紋遍布的手搭在男子伸出的手腕上，把了把脈，「不錯，傷勢已全好。」

「信中我便與你說無礙。」吳惟安把手收回被子裡，「你根本不必跑這一趟。」

老人嘿嘿兩聲，「這只是順便！我來上京，一是有小友邀我前來遊玩，二是……」

他頓了頓，斜了眼旁邊坐如鐘的男子，「渝州那家小公子我看過了，能治。但所用藥材皆非凡品，人家也出不起這個藥錢。」

吳惟安歎了口氣，「知道了。」嘖，又一個要錢的。

老人隔著層被子拍了拍他的肩，幸災樂禍道：「你說你，這麼好用的腦袋也得受這窮苦之罪，悲哉悲哉。」

吳惟安聳聳肩，「秦老既然如此可憐我，不如送我一味藥。」

秦老斜睨他，問：「你又想算計誰？」

「給我自己，祛疤。」

聞言，秦老從兜裡掏了掏，掏出一瓶陶瓷罐留下，「渝州小公子那事你記著，你這裡太冷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給我幾日，我想想辦法。」

秦老點點頭，「倒也沒那麼急，不過惟安，何必如此？你若真想用銀兩，以你先前布下的一切，豈不是很容易？」

吳惟安搖頭，燭火下的臉色雖尋常，細看卻透著不易察覺的鋒芒。

「棋要用在刀刃上，為點錢，不值得。」

「那你凍著吧。」秦老搓了搓凍僵的手，站起來，「我走了，我還要去清遠侯府見見我那小友。」

「哦？」吳惟安抬眸，「你那小友是紀明雙。」

「正是。這人品性不錯，還挺有趣的。不過聽說他妹妹眼睛似乎不太好，他多次想讓我看一看。」

吳惟安頷首，煞有其事地說：「那你去看看，好好幫著治治。」

Crescent